

毕淑敏·著



医学心理小说
精荟
(长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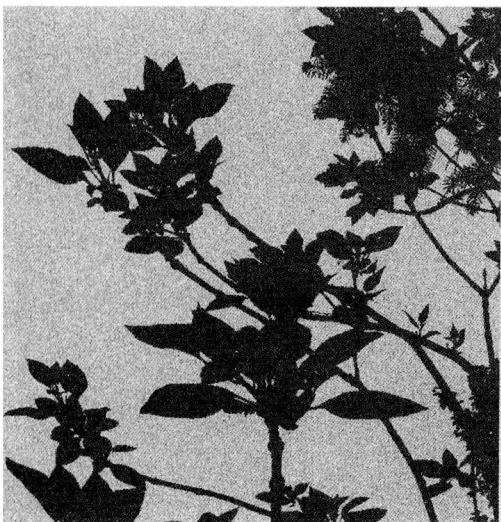
毕淑敏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BROADCAST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毕淑敏·著

毕淑敏

医学心理小说
精荟（长篇选）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www.cb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淑敏医学心理小说精荟. 长篇选 / 毕淑敏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043 - 6791 - 4

I. ①毕… II. ①毕…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885 号

毕淑敏医学心理小说精荟 (长篇选)

毕淑敏 著

责任编辑 王 佳 沈楚瑾

装帧设计 亚里斯

插 图 郭运娟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7(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6791 - 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医学心理小说自序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医学心理小说，只是觉得自己做过医治人们生理疾病的医生，也做过医治人们心理疾病的医生，当我写作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这一部分经历，常常以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医生角度来看人，看这个世界。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从喷泉里涌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这个角度讲，我笔下滴落的文字，多带着来苏水和心理诊所的气味。现在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就成了这部书。

当初我为什么要写它们呢？

首先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忆起刚当医生那会儿，我整日生活在骇然中，对病痛与死亡噤若寒蝉。一次又一次面对残喘的生命却无力挽回的绝望感，铁颚一般蛀咬我脆弱而敏感的年轻神经。为了掩饰虚弱，我只能以缄默面对死亡，内心惶恐无助。有时一个日久生情的病人死去，心碎的感觉翻江倒海，竟觉万念俱灰。随着年龄渐长，读书稍多，我才意识到这种悲痛欲绝的凄凉感，来自对死亡的抗拒和回避。当我开始写小说时，病痛和死亡自然成了素材和主题。生存就是向着死亡的进发。生命存在，死亡也离得不远，交织在一起就是斑斓人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的病痛，都是死亡派来投石问路的先锋。如何面对它们的

联手围剿，是人生的大课题。

生命之箭始终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心早已傲然矗立。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非常具体的行动路线。

我当心理医生时，访客盈门。尽管人们前来探讨的问题五花八门，甚至千奇百怪，但核心的聚焦点，几乎都要落在你如何看待生命这一命题上，百试不爽。其准确度之高，令我由惊奇生发出敬畏。

人是一种高级生物。在温饱满足之后，便有爱与尊严的需要。世上所有吃饱饭以后的烦恼，基本上都是与此有关。追问到最后，都与如何看待生死有关。

城里的人们几乎看不到死亡，死亡被封闭到医院雪白的帏帐之后，被浓重的药水浸泡着，与世隔绝。工业社会将正常的死亡从乡间搬到了城市，从渐行渐远的自然消解变成了充满人工痕迹的抢救。我至今对“抢救”一词心怀惴惴。这是一个直接从工业化大生产中移植来的术语。君不见“抢购抢兑抢修抢班夺权”……凡事只要“抢”，就有了紧迫与暴烈的味道。在正常情形下，死亡是不需要抢的，死亡是渐进和缓释的。

人们对于死亡的好奇与探索是与生俱来的。人为地封闭了解死亡的天然途径，只为疑惧和恐吓留下了空间。见缝就钻的商人，岂能放过这一块令人垂涎的黑色蛋糕？荧幕上充斥的死亡是夸张和不自然的。为了种种剧情的需要和商业的噱头，死亡被随心所欲地描述成：恐惧的、黑暗的、血腥的、冰冷的、丑陋的、残暴的、惊世骇俗和匪夷所思的……如果说夸张渲染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有充满诱惑的效果。在一些作品中，死亡被描绘成一幅精致画卷，凄美妖娆、缠绵悱恻并具有神话般的可逆性等等。

作为艺术的死亡，可以有其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描述在人们对正常的死亡缺乏认知的空白之处膨胀，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所起到的传授和导向的力量就变得诡异而虚伪。

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部分，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部分。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

段，死亡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帮助下，绝大多数的死亡，可以是平静的，安宁的，洁净的，有尊严的。

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质量因此而提升。死并不是失败。既不是病人的失败，也不是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之路。

人的一生，除了阳光和欢颜，一定包括病痛和死亡。有读者曾问我：你先是当医生，每天见到的都是愁眉苦脸的病人，然后又当心理医生，来的人都向你倾倒苦水和垃圾，你怎么能够亲眼目睹无数死亡和灾变，而不晦暗和悲观，这如何做到呢？

我并非金刚不坏之体，也常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好在它们并不会长久地统辖我的全部身心，而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化崩解，让我重返温暖。生命和死亡，是我们人生的两个翅膀，只有都清楚思索过了，翅膀才算硬了，你才能飞翔。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死亡不过是人生的最后发展阶段，穿过之后，依然可以从容和达观，依然可以美丽和安详。

我在阿里11年，在那些没有暴风雪的晚上，会一动不动地仰望星空，因为太无聊了，没有报纸没有电视，甚至也不能聊天，因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那时我没有读过康德，不知道面对星空和面对内心，是人类最庄严的时刻，只是以一个年轻人的幼稚在想——最渺小的星星，也比一个人的生命要长久得多。人生有清晨，人生也是有夜的。夜晚过去了，就诞生黎明。黎明是我们的，夜晚也是我们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期待安宁与尊严。

因为死亡横在路上，生才显得弥足珍贵。生固欢喜，死亦从容。善待生死，平缓离别。亲爱的读者们，我知道有一天我将如飞而去，与人间永诀。我对于病痛和死亡的思索，我对于死亡的慨叹，我对人的心理的探索，便都在我曾经写下的这些文字中。它们曾经帮助过我，让我逐渐达观安宁起来。我现在将一些有关医疗和心理治疗题材的小说聚拢在一起，和读者们分享这些故事。

长篇小说部分加以浓缩凝练，为的是能够节省大家的时间和金钱。如果

你翻阅后喜欢，可以找长篇小说的原文来读。如果你不喜欢，便就此打住，损失的时间和金钱也都比较局限。

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和插图作者，感谢他们付出的智慧与时间，感谢他们创作性的劳动，让此书蓬筚生辉。

毕淑敏

2012年12月8日

目 录

《红处方》

002 潜入戒毒医院	TA 故事	医患
020 庄羽的故事	她故事	患者
040 毒鸳鸯的爱情	TA 故事	患者
054 周五的讲述	他故事	医者
068 白色和谐	她故事	医患
080 遗书	TA 故事	医患
094 生命的绝笔	她故事	医者

《拯救乳房》

112 叫醒魔鬼	TA 故事	医患
125 绿色的羊羔皮纸	她故事	患者
130 这个小组姓癌	TA 故事	医患
137 夜半铃声	TA 故事	患者
142 苦涩的青苹果	她故事	患者
159 熟悉的陌生人	TA 故事	医患
166 天堂里的政委	她故事	患者
175 爱也需要证明	她故事	患者
194 想象死亡	TA 故事	患者
200 子非鱼	TA 故事	患者
222 死亡盛典	TA 故事	医患

《血玲珑》

232 | 意外的消息
244 | 燃烧母爱
264 | 特别的礼物
277 | 医疗方案
298 | 命运弄人
305 | 医生的选择
321 | 是药还是人

她故事 患者
TA 故事 医患
TA 故事 医患
他故事 医者
TA 故事 患者
他故事 医者
TA 故事 医患

《红处方》

军医简方宁转业后，担任医学泰斗的助手兼戒毒医院院长。在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中，她让许多吸毒者迷途知返。医院声誉渐隆，辛苦求得的中药秘方也开始用于研究和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时，一名女吸毒者人格变态，心生歹念，施展计谋，使女院长也染上了毒瘾。在出卖灵魂与捍卫尊严之间，简方宁毅然决然选择用结束生命为代价来证明人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故事从简方宁的好友沈若鱼为收集写作素材，伪装成吸毒者潜入戒毒医院开始，一步步使得形形色色的吸毒病人及其经历内幕暴露出来……书中所揭示的毒品与吸毒者的真相，令人不寒而栗，深受震撼。



潜入戒毒医院

.....

北方的初冬，繁茂的林木落尽了树叶，天地间豁然开朗。一排排挺拔的杨树和婀娜的柳树，都异乎寻常地苍凉起来，枝和叶的分垒从来也没有这样清晰过。最强壮的叶子也坠落在地，成为飞扬的尘土。哪怕是最小的枝干，仍顽强地抖擞在西伯利亚来的寒风中，把透向地面的阳光，遮挡出纤细的褐色阴影。

沈若鱼下了车，欣赏着清冷风光，一时间竟忘了自己的初衷。

一辆猪肝色的“林肯”，悄然无声地停在沈若鱼身边。如果不是掠起的黄叶翩然飞上她的脚面，几乎难以察觉它的逼近。

沈若鱼这才回到现实中来。

车门缓缓地打开了，一股遮挡不住的香气，像炊烟一般逸出。

伴随着这种昂贵的进口化妆品的香味出现的，是一位比沈若鱼打扮得还要乡土气的年轻女孩。

“大姐，你也是到戒毒医院来的？”那女孩倒是毫不认生，单刀直入地打招呼。

沈若鱼一时无法判定对方的身份，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先到门诊室去吧。”女孩熟门熟路地说，随手掩好了车门。浓咖啡色的车玻璃清晰地映出了周围的景色，将车内的情形吞噬。

“我叫席子。”女孩说。她脸庞红红，好像鞭炮二踢脚的外衣。声音也有一种清脆的爆裂感。

“是真名吗？”沈若鱼忍不住问。

“爹妈起的。”席子没有正面回答，用一种和她的年纪不相符的老练说。

“你就叫我青稞吧。”沈若鱼主动相告。

“好。青稞大姐。”席子喊得很亲热。

走过茂密的树丛，面前是一座灰色的小楼，周围被铁篱笆包围着。只是那铁篱笆上缠绕着黄色的藤蔓，在寒风中枯燥地飘荡着。可以想见，夏天时它们曾经非常茂盛，用自己的身躯几乎成功地掩盖了铁篱笆的嶙峋。那时候若不是走得极近，发现不了绿色温柔下的冰冷。冬天剥去一切伪装便原形毕露。

每一扇窗户都钉着坚固的铁条，幸好隐约透出的雪白窗帘，稀释了恐怖森严的气氛，要不几乎会让人误以为是监狱。

沉重的铁门微微开启着，好像侧着身子就能通过。当你推动的时候，才发现那条缝隙不过是假象。铁链从里面很艺术地锁住了，非常坚固。

“怎么办呢？”沈若鱼一时不知所措。

“你预约好了吗？”席子狐疑地问。

“是啊。”

“那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开门呢？你大概不是个一般人，哪有一次没来过就能住上院的？”席子自语着，幸好并不要求回答，伸手按了门旁隐蔽处的一粒红色按钮。

沈若鱼心里暗骂简方宁，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院长真是太马虎了，让她在医院碰到的第一个人那里，就露出破绽。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披着雪白的工作衣，掐着一把巨大的钥匙，缓缓走来，打开了铁门。

“来了。”他简短地同两位病人打了招呼，面无表情。好像18世纪古堡中高傲的管家，默不作声地提着他的大钥匙，在前面领路。

“滕大爷，您好。”席子说。

沈若鱼往旁边看了看，想找到席子姑娘如此亲昵称呼的老大爷。身边冷风萧萧，一派空寂，除了老医生，别无他人。

“滕大爷，今天空出的床位多吗？”席子继续问。

“不多。只有一间女病房，正好你们住进去。”老医生头也不回地说。

原来滕大爷就是面前这位管家模样的医生。管医生叫大爷，沈若鱼第一遭碰到。

他们走上悬浮在楼外的铁梯。一夜寒凝霜尘，梯面不曾被人践踏过，锈红的台阶上，仿佛铺着银灰色的薄毡。双脚踩上，先是有些黏滑，继之是钢铁的硬度透过鞋底，渗进脚心。铁栏杆上有些不光滑的凸起，经了许多人手的摩挲，显出冰冷的流利。大家咯吱咯吱地走着，随着梯子的增高，已升到半空，可以很方便

地俯瞰地面的景色。

“这儿的一楼，是专门的化验室，不住病人的。”席子小声解说。

沈若鱼会意地点点头。透过窗户上的铁条，看到几个穿白衣的身影，在摆满玻璃瓶的架子中忙碌着。

又一道铁门拦在面前。

滕大爷找出另一把大钥匙走过去，开了铁门。现在他们已经算是进了医院的内部，走廊里温暖的消毒药水味扑鼻而来。这座楼房的结构很特殊，从外表看来是完整的一体，但里面分成相互隔绝的两部分——门诊区和病房区。它们之间唯一的通道，又是一扇铁门。

三道铁门，沈若鱼暗数着。心想这所医院里用的钢铁，不知有多少吨，够造一艘铁甲舰的了。

门诊区很安静，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平日就在这里诊断吸毒病人，预约有关的治疗问题。一般病人都是要在这里诊视过几次，才能最后确定住院的时间。

沈若鱼因为走了后门，将这一步省略了，所以才如此陌生。

诊室到处都是白色，白色的桌椅，白色的屏风，白色的检查床，白色的登记卡……同一般的医院毫无二致。只是墙上挂着一副长联，字为隶书，蚕头雁尾，读起来很顺利。一读之下，便有轻微的寒意从背脊滚过：

黄皮海洛因，賒来手里，不辨真假，疯狂狂兴趣无穷。看粤夸黑土，楚看红瓢，黔尚青山，滇崇白水。眼昏神黯，何恋龙肝凤髓。趁火旺炉燃，飘起了袅袅青烟，正更长夜永，安排些乌鸡洋参。眼只见漫天黄金，玉宇琼楼，美钞英镑，扶摇直上。

数十万业产，忘却心头，癩发神疲，叹索命无常侍候。阿芙蓉流毒，膏珍福寿，白刃加前，虎狼追后。横枕开吸，足尽平生乐事。扎遍全身脉，哪管它肝炎艾滋，纵父怨妻啼，都只作黄泉绝唱。只剩下几寸衰毛，半袖肩膀，两行清涕，一副骷髅。

滕大爷坐到诊桌后面，翻着厚厚的登记卡片说：“你们俩谁先办手续呢？”

沈若鱼看看席子。她希望席子先办，这样自己能有个准备。

“您先办吧。”没想到席子客气礼让。

老医生示意沈若鱼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开了锁，从抽屉里托出一本厚重的宝蓝色登记簿，翻到近封底处，摊开。蘸水笔捅进墨水瓶，饱蘸了一大滴墨水，问诊正式开始。

“叫什么名字?”

“范青稞。”

“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

沈若鱼双手递了过去。

滕大爷的笔飞快地舞动着，潦草得像是画符。医生的字体永远带着一种傲慢的流畅，让局外人从朦胧的猜测中，体味医家的神秘与权威。

年龄、籍贯等一系列该问的问题，滕大爷都没有问，直接引用了身份证上的资料，节约了不少时间。

“家庭住址?”

沈若鱼按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报出。

“喔，我也在那附近住过。胡同口修车铺子前的大柳树还在吗?”滕大爷停了笔，很专注地看着她，苍老的瞳仁云翳浮动。

“在……还在。”沈若鱼想，真倒霉，天下真小，居然碰上一个街坊。只好咬着牙说是。她想，既然是老树，就该受到保护，不可随便砍伐。再说，一件东西，人家问你在不在，你若说不在了，明天人家从那里一过，看到还在，谎话就穿帮了。可你要是说还在，人家一看，不在了，会自己找出种种理由圆那个谎。两相权衡，还是说“在”的风险要小一些。

滕大爷接着往下问：“你的联系电话?”

沈若鱼踌躇了一下。按说她应该把自家先生的电话号码报出来，但是，若真有了事需要联系，先生能掌握分寸吗？假如他一下子说走了嘴，岂不前功尽弃？

情急中，她另报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人保险不会出岔子。

滕大爷又依次问了一些类乎档案材料的话，沈若鱼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回答得滴水不漏。她从来没有这样系统地全面地有预谋有计划地撒谎，原以为自己必得紧张得语无伦次，想不到轻车熟路，好像变成了一枚名叫范青稞的果子，从小就在西北的碱水里泡大。

她很为自己卓越的才能骄傲，心想年轻时怎么没想到投考艺术院校表演系呢？虽说外形条件不很优异，当个丑星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一走神，就把滕大爷的问话疏忽了。直到老医生的目光，在眼镜片层层叠叠的螺旋圈后面，责怪地凝视着她。

“对不起，滕大爷，您刚才问的什么，我没听清。”沈若鱼慌忙收敛思绪。

“不是没听清，是根本没听。”滕大爷温和但是很有分量地纠正她，“我问的是你现在身体感到最不舒服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啊？”

沈若鱼在心底莞尔一笑：老先生，您这一套我明白。不就是进展到病历主诉了吗？好，听我告诉您。

.....

沈若鱼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她的苦难史，长吁了一口气。每一句话，都是简方宁与她研究商定的，保证符合轻型的毒品吸食规律。当然这也是沈若鱼今天表演的重头戏，只要瞒过了接诊医生的慧眼，其他的就好办了。

滕大爷在宝蓝色的簿子上写下：用毒种类——粗制鸦片……

其后的一切，基本上没有戏剧性，滕大爷把问讯来的资料一一记录在卡片上，个别的地方重复验证一下，很快结束了问诊。

“到会计室交住院金，到旁边的 200 室找周五护士，就可以换衣服入病房了。”滕大爷看也不看地交代着，好像沈若鱼是已经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产品，流水线上的工程师再没兴趣关照它了。

.....

下一个步骤，应该去 200 室找周五护士换住院服，正式混入病房。

沈若鱼可不想让自己那么快地失去自由。她走回接诊室，很想偷听一下席子的病史。她想不通，一个看起来满面红光的健康少女，怎么会是吸毒者？

刚到接诊室门口，席子走了出来。

“这么快，你就讲完了？”沈若鱼很遗憾。看来席子的病史，比自己的更简明扼要。

“知道交钱的地方吗，我指给你。”沈若鱼乐意为席子当一回向导。

“哪有这么快？我们还没开始呢！”席子急匆匆地往楼下跑。

“你干吗去？”

“喊人……”席子的回答，已经是从铁梯上传来了。

“我们？喊人？”沈若鱼自语着，想起林肯车与世隔绝的浓咖啡色窗户。沈若鱼走进接诊室。滕大爷刚打完一个电话，和气地问她：“还有什么事吗？”

“您说的那间 200 室这会儿没人，我能在这里等等吗？”沈若鱼磨磨蹭蹭地说。

“周五不在岗？不能吧？”滕大爷全然不信的样子。幸好他只是表示怀疑，并没去查对。沈若鱼撒一个谎，就得到了合法留下来偷听别人病史的权利，很是得意。心想说假话还是有优越性，关键时刻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

纷沓的脚步声传来。开门的是席子。之后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身材奇瘦，面色惨白，不堪一击的样子。脖子上系的黑色真丝领带，领带结打得小而紧

凑，好像一条上等绞索。

原来席子只是一个探路人，真正的吸毒者在后面。

沈若鱼极力维持自己的镇静，好像漠不关心的样子。

男子进来后，大敞着门。尖利的冷风涌进来，滕大爷咳嗽了一声。

沈若鱼讨好地站起身去关门，竭力显出自己不是多余的人。她生怕被撵走，失去听到真正吸毒者自白的机会。

她刚到门前，门被更大幅度地推开了。咫尺间，一张美丽绝伦的女人脸，裹在袭人的香气里，娇滴滴地从门扇后旋出。雪白的脖根，淹没在名贵的貂皮大衣毛丛中，冷眼一看，好似人面狐身的妖魅。

“您好，滕大爷。又来麻烦您了，真不好意思。”女人热情地打着招呼，放射出珍珠光芒的红唇，迅速地变换着形状，将一张粉面点缀得无比生动。然后娇喘无力地一屁股坐下，两条长腿绞成藤萝状，竟是不可思议的柔软。

“不客气。只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滕大爷毫无感情地回答。

女人看见先前来的男人还拘谨地站着，便颐指气使地招呼：“你坐啊，一回生，二回熟。滕大爷是最好的老爷子，不见外。”

先来的男人用半个屁股坐下。

“滕大爷，这是我丈夫支远。”女人说。

滕大爷矜持地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说：“庄羽，看病是不允许化妆的。这次是你住院，还是他住院？”

庄羽放肆地笑起来：“法国的化妆品，真是品质非凡，居然连滕大爷都骗过了，看不出我是不是复吸。洋货就是神，连您这样的老姜都上了当……哈！好了，说真格的。席子，面巾纸。”

退在一边的席子，递过来一团云彩般柔软的纸巾。日本进口的，纯木浆制的。庄羽随手扬了扬纸团，扭到白瓷洗手盆前，开始卸妆。

红的黑的水流了一会儿。庄羽回过头来。

沈若鱼紧紧咬住牙关，免得自己惊叫出来。

片刻前那个娇艳的女人，被白瓷盆阴险地吞没了，还给人间一个灰暗干枯的纸偶。庄羽的脸面，仿佛涂了劣质染料的陶器，在阳光曝晒下，被残忍地褪成苍老的土灰。

庄羽用纸巾拍干水珠，神经质地坐下。

除了沈若鱼少见多怪，其他的人都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滕大爷又打开宝蓝色簿子，翻开前面某页看了看，皱着眉头摆开记录的

架势。

庄羽说：“还那么一本正经地干吗呀，我是二进宫了，一切还不从简？”

滕大爷说：“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着，你要是嫌烦，就不要复吸。这一次，多长时间了？”

“半年多了吧？是不是啊，支远？我一天醉生梦死的，活一天算一天，整个一棺材瓢子，谁记得清。”

瘦男人正襟危坐，答道：“4月18日，我记得很清楚。”

“哎哟，你这个人可真逗，这也不是什么好日子，也不是你我的生日，也不是金婚银婚纪念日，也不是你老爹老妈的忌日，你记那么清干什么呀，真是没事找事……”庄羽愤愤地唠叨着。

支远不理睬女人的埋怨，面向滕大爷说：“那天她着了魔似的非要复吸，我百般劝阻不过，就说，你要吸了，我也吸。这本是一句气话，我知道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牵住她的心，只有我。我想，她是知道吸毒的苦处的，自己忍不住，但绝不会答应让我也吸的。我一要挟，她就能悬崖勒马，死了吸毒的心……”

“没想到我这样一说，她竟然两眼放光，说：‘你也要吸，真是太好了。我一个人，那么孤单，你和我一道，什么也不怕了。’她紧紧地抱着我，我感到她身上一阵阵地发抖，她那么单薄，那么可怜。我想，我一个男子汉，我要跟她一块上刀山，下火海。就是地狱里的油锅，也一块在里面炸个透。”

“私下里，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给她做一个榜样，向她证明，人是有毅力的，我可以吸，也可以戒，我给你趟一条路子出来……没想到，嗨！不单没救得她，连我自己也深深地陷进去了……所以我记得住这个日子，这个黑色的日子……”

庄羽淡漠地冷笑道：“支远，别把自己打扮得跟见义勇为的好公民似的，我不揭发你就是了，吸了一次就上瘾，比我当初可快得多！”

支远无力地反驳着：“你那时是3号，可你给我吸的是4号。4号比3号的劲儿可大多了。”

庄羽撇撇嘴说：“你们听听，这人多没良心！毒品也在不断更新换代，提高档次。他是我老公，我能给他吸淘汰产品，自己抽优质产品，吃独食吗？再说我这个人办事的规矩就是，要么不干，干就得最好。泰国出的双狮地球牌4号纯品海洛因，那成色，哪里找？不是吹的，上次我住院，问遍了病友，就没一个用过纯品的，最多也就百分之三十吧？支远，咱们那货色，捻一下，细得没法说，闻一闻，纯正无比的酸气，是不是，支远？”

“是，那味道，真叫好……”支远一反刚才的畏葸，兴致勃勃起来。